

艺术逸闻

番禺地名来源考据

■陈彦旻 资深媒体人

资深媒体人梁志钦近日撰写文章提到,他在广州某秦墓出土的漆奩上“番禺”二字隐约可见左耳旁,怀疑本写作“蕃隅”。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当年的番禺并非现在的番禺区,而是秦汉时期对广州的称呼。对番禺得名由来的考证,有助于了解广州最早的一页是如何翻开的。

现在两千多年的广州建城历史,是从任嚣、赵佗开始说起,之前普遍宣传的观点也是秦军来广州之前,广州既没有出土文字,也无法证实有城邑,可能是一个“未开化”的状态。

查阅论文,发现有学者指出,番禺写作番禺,可能是战国时期,楚国灭越后,越相公师隅建立的南武国,秦军占领南越后,刻意消灭公师隅的影响,将隅字的左耳朵旁划去。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只可证实赵佗城的存在,连任嚣城也没发现,之前是否还有南武城,尚为历史疑团。

由于该文物并非广州博物馆常展文物,相关工作人员也没有办法说清楚。

公师隅建南武城一说,见于晚明书

籍,之后影响颇大,现在还有南武中学,它的前身可谓海珠区最早的现代学堂。

而我个人却对南武城以及公师隅建南武国的说法持否定态度。

第一,此观点最早见于晚明非严谨历史著作,成书较晚,目前也没有任何考古和文字资料佐证,除非能证明这位晚明文人是突然掌握历朝历代知识分子都不掌握的新资料,否则,该结论很难让人信服。

第二,公师隅一名有附会之嫌疑,可能历史上实有其人,附会到“南武国”的历史上,也可能根本没有这个人。公师是复姓,名隅,却本身也有“番禺之地的老师”这样的寓意,世间有这样巧合的事情不奇怪,但需要有进一步的论证。当然,也有可能是先秦时期南越国领袖的封号,不过如果是一位“公”档爵位的高官,则更不可能。此人不过是越相,楚王最初不过子爵,难称为“公”。

第三,南武,让人联想到的自然是赵佗,南武国,有附会南越武王赵佗之嫌,赵佗建立如此功业,如果要削公师隅之“隅”的左耳旁来消除影响,又岂会以武帝自号,岂非自相矛盾?

第四,左耳旁并无封地之意,右耳刀

则表示“城邑”,如郑国的郑,如果右耳刀失去,可能表示“封地已经丢失”,但番禺的隅并没有这层意思。

关于番禺得名,历来有说,番禺得名于广州城里当时的两座小山“番山”“禺山”;时至今日,北京路附近还保留“禺山路”“禺山市”等地名。但我觉得未必站得住脚,番禺各有特定含义,更多是“他称”,即外来人对这个地方的称呼,不可能秦军来之前南越先民已经改好番禺两字给秦军使用;更大的可能是秦军将此地命名为番禺后再分别各取一字命名城中的两处高点。

简单梳理了一下,比较知名的“番”字的地名有,乐番,真番(汉武帝在朝鲜半岛设立的汉四郡之一),以及松潘。这些地名基本出现在秦汉那段时期,也有不少专家指出这几个地名为少数民族语言的音译,番禺是否同样是少数民族语言的音译?因为上面列举的地名基本均为同一时期,用法应该比较接近。这就有待学者进一步考据。

对番禺得名的寻根问底,是一个非常意义而且有意思的话题。梁志钦以媒体人的敏锐和学者的严谨,发现问题并对此问题进行探究,非常值得关注。近



■南越王墓出土刻有“番禺”的汉式铜鼎

段时间增城金兰寺遗址的最新考古发现,考古专家也表示,可证明生活在广州的古越先民的生活方式跟浙江一带有相似之处,因此,虽说在秦军来之前是否“南武城”不能肯定,但是否也存在某种象征意义,我非专业考古研究者,就不好发表议论了。

希望这个话题,能够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加入,引起广泛地讨论,让番禺一名的由来,能更加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笛德闻塾

莫奈画了很多草垛 每一个草垛都很莫奈

■王松柏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美术学院美教系副主任,德国德雷斯顿造型艺术学院博士)

不同的季节观看同一棵树,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初夏的树木摆脱了寒冬桎梏,漫长的冬夜没有把它的思想冻僵,树枝疯狂抽条。我半合上眼睛,让思绪放飞,穿越到纯真童年,瘦瘦的我,站在树下,仰望如云的大树,长高的欲望像蒸汽一样腾腾地往上升。他想拥抱大树,把大树揽在自己的怀中。我试着和童年中的我开始对话,他居然还能够跟我对话?以一种什么方式和他交流——童年的影子,我小心地把过往的岁月折叠,伸开手臂方能触摸到童年时空,轻柔抚平时光皱褶,拾起童年的影子,捧在手心仔细端详。

阿德勒说: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

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感谢母亲给了我一个单纯天真的童年世界,可能我天生愚笨,开悟得比较晚。所以我能够直面我的童年,童年的影子并不排斥这个在世事中穿梭的中年人。

走神时时间是静止的,不知过了多久,我睁开眼睛,窗前的树冠还是葱葱郁郁,只是缺少夏季的某些疯狂,墨绿如汁的树叶中隐藏着某些难言之隐。

如果借用画家的眼睛来观望一棵树,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朱光潜先生关于对一棵松树的描述。除了朱先生说的,但我想说,艺术家有多种多样,一千个艺术家眼中就有一千棵不同的松树。但也不一定,在遵循标准的时代,一千个艺术家眼中只有一棵松树,或许定格在朱先生所说的那棵松树。事情往往有例外,莫奈画了很多次干草垛和卢仰的教堂,各创作了十几个不同版本,每一幅都自成

一体美轮美奂。假如,请莫奈来画同一棵松树,毫无疑问,画面效果绝对千姿百态,精彩纷呈。

如果换作我,我该怎么来表现眼前这棵树呢?艺术家所用的材料固然就那么几种,油画、国画、水彩、版画、雕塑或者综合材料等,可供选择造型语言元素也不外乎点线面,但有一个广阔的精神领域,可供艺术家自由驰骋和翱翔,乘云气、骑日月,游乎四海之外。我想,首先要做的是清理一下文字、历史和传说等附加在树的影响,再去声色香味触法,直指树的本质,画笔纵横捭阖,逸笔草草,非真非幻,亦真亦幻。我如是这样描绘它,我心中的一棵树。

如果换用文字的眼光来观察一棵树,会是什么样?人们看事物都戴着固有的有色眼镜,如果我们每个人能拥有多副“有色”眼镜,或者能够随心所

欲更换眼镜的颜色,那么这个世界将会更加的丰富多彩。这个世界本来就存在无限可能性和多样性的面貌,但人类在认知的过程中逐渐抛弃了无限多的感知,慢慢只留下和强化对物质的现实存在感。

那些带有温度的、家国情怀的和历史沧桑感的文字,也逐步让位于口语式表达。我怀疑我的文字表达能力,与古人比起来,充其量我只是文字的看客而已,文字的使用者身份缺席在场,目中所及无非衣食住行。

谈到文字,我想起鲁迅的散文《秋夜》:“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不知道寒露时节,那两株枣树是否依然存在。

我闭上眼睛,看到了院子里那两株枣树,久经风霸,依然挺拔。

艺术艺术

蓝紫色鸢尾 葛饰北斋的幽怨梵高的发烫

■宋扶日(青年作家)

五月间的蓝紫色鸢尾,总是笼罩着一种难以叙说的魔力。

它们丛丛簇簇地、似乎身处现实时空,但我却感觉,它们更像是处于梦境的深处,那种浮浮沉沉、与外界隔绝的情势,在幽幽的容颜间隐现。

去年的鸢尾,长势格外繁盛,但今年北京的风力过于强烈,不少花朵被摧折损磨。因而,原本就给予人静幽之感的鸢尾,就更加显现出一种细碎的哀婉气息。花朵中那些由精巧的“内部结构”所组成“装饰图案”,也在风力的振荡中,变幻成了零落碎片……

梵高有不少描绘鸢尾的画作,而作于1889年5月的那一幅,最令我印象深刻。

游转的情思,在画面中不断涌动,鸢尾那种孤高的冷感,在他的描摹下,仿佛冲破了无形的屏障。

从梵高的笔触中,我似乎能够触摸到无边的、滚滚发热的情感元素,正在不断流淌,而画面中的强烈动势,也令我自然地联想到,他那饱受磨折的抑郁状态。

那些人类赋予鸢尾的既定象征意味(最典型的,就是,将其视为法兰西王室的象征符号),在画面中,都似乎被分解重构了。另外,它们那种宛若蝴蝶的形态,也在图像之中隐约地呈现着。我仿佛能感觉到,在不经意的一瞬间,蝴蝶的

灵,凝结在了花丛中,它们与所有的鸢尾,构成了一片摇曳的幻境……

除了梵高,日本人也颇为欣赏这种天性清冷花卉,而梵高与日本浮世绘,也恰有紧密的缘分。

葛饰北斋也画过鸢尾,物哀与精致的意味弥漫在画面之中,花卉的百态,彰显出含蓄的幽怨情愫。

而在水野年方的画中,也出现过形神颇似鸢尾的植物,但通常,日本人称这种植物为“菖蒲”。这两种植物,他们似乎总是混淆不清,然而,恰是这种混淆的朦胧感,才是孕育诗意的因素。

春夏之交之际,无论是鸢尾还是菖蒲,其蓝紫色的花朵,与锐利的叶子之间形成

的鲜明对比,总是能牵引住人的目光。

北京白日的阳光,将鸢尾这种经过大风折损而显现出的零落之感,衬托得格外明显。看到这一幕,我忽然感觉到,夜色,与鸢尾带有伤逝色彩的气质,才更契合。

朦胧的昏夜,在鸢尾的点缀下,似乎有些“遥遥无尽”的感觉。这象征着希腊彩虹女神伊里斯的花卉,或许会在女神的指引下,将雨后的虹桥,置入到黑夜的情境中吧,黑夜中的彩虹,那会是一番怎样的情景?

显然,这只是我的无端臆想。不过,我猜,无论是谁,在面对鸢尾时,似乎都会沉浸于某种臆想之中。